

太宰治

Dazai Osamu

思考的
芦苇

思考的
芦苇

[日] 太宰治 —— 著 刘子倩 ——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Dazai Osamu

思考的芦苇 太宰治的人生告白

思考的芦苇

[日] 太宰治 —— 著 刘子倩 ——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考的芦苇 / (日) 太宰治著; 刘子倩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108-7070-5

I. ①思… II. ①太… ②刘… III. ①散文集—日本
现代 IV. ①I313.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8725号

本书译文经北京阅享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理, 由远足文化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大牌出版)授权使用。

思考的芦苇

作 者 [日] 太宰治 著 刘子倩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070-5
定 价 3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第一辑 涟漪

思考的芦苇 003

碧眼托钵 046

叶 058

微声 076

第二辑 情怯

列车 081

厌酒 086

追思善藏 094

市井喧争 114

第三辑 微光

I can speak	121
海鸥	125
回信	142
春	147
纯真	149
小心愿	151

第四辑 交锋

风闻	155
多头蛇哲学	199
关于朋党	203

女人创造	206
弱者的粮食	209
讨厌艺术	213
小说的趣味	217
谈自作	219
天狗	224
致川端康成	233
关于《晚年》	237
附录 太宰治生平年谱	239

第一辑

涟漪

自信是什么？

是看着未来的烛光时，心灵的模样。

思考的芦苇

——理所当然地说出理所当然之事。

前言

我之所以决定以“思考的芦苇”为题，在日本浪漫派的机关杂志撰写一整年的文章，是基于以下理由。

“因为我想活下去。”我好歹总得赚钱糊口吧？理由非常简单。

这四五年来，我发表了多达七篇的免费小说。所谓免费，当然拿不到钱。但这七篇，都等于是我毕生的小说样本。发表当时自然是呕心沥血自觉成果非凡，然而就结果看来，我似乎只是向传播媒体提供了七篇样本。后来我的小说有了买主。我卖掉了。卖了之后我在想，今后也该停止写免费小说了吧。我有了欲望。

记得法国作家尚·考克多说过一句话：“人一辈子只能写同

样水准的作品。”今天的我，也要拿这句话当作挡箭牌。对于买方市场死缠烂打“请再写一篇作品给我们看看吧，再写一篇吧”的呼声，我的回答是：“再写也是一样的。给个舞台吧——我想必会满意——如果想念我的文章了就来找我吧。我要做的不过是取出袋中的七篇样本，再次让你们过目罢了。我不会提我在那七篇作品中耗费的辛苦血汗。你们只要看了自然会知道。我早早便已有了被选中的资格。”——可是万一没人来买怎么办？

我有了欲望，对一切都变得小气巴拉，不舍得再免费发表小说了，然而如果我的文章乏人问津，我的名字就会逐渐被大家遗忘，说不定还会在昏暗的关东煮小店被人随口议论“此人不是早就死掉了”。那我没有任何糊口的生计了。于是我想了半天，终于决定以“思考的芦苇”为题，每个月或隔一个月写出两三千字的作品，不时展现一下我的好学，以免被众人遗忘——说穿了似乎只是出于这种卑鄙的盘算。

虚荣之市

笛卡尔的《激情论》名声虽响亮，内容却很无趣，他说：“崇敬就是渴望于己有利的感情。”我想笛卡尔显然也不是笨蛋，但是就算

把“羞耻就是渴望于己有利的感情”或者“轻蔑就是渴望于己有利云云”这种信手拈来的情感，填入于己有利云云这个句子，也不会显得多怪异。哪怕是干脆挑明“任何情感，都是因为自私自利而产生”，好像也算是有点耳目一新的论调。奉献或谦让或侠义这类美德，早就把“于己有利”这个欲念像蛋蛋一样隐藏在皮肤皱褶中了，所以现在就算有人毫无根据地批评“这其实是自私自利”，说不定还会让人敬畏地赞叹一声“啊呀您真是慧眼独具”，所以笛卡尔其实并没有说出什么真知灼见。人们把射中弱点（如果换个较风雅的说法，那就像是肩头留下的一片树叶）的那支箭称为诚实无伪，极力赞美。但是与其攻击那种明显可见的弱点，明知弱点的存在却故意射歪，让对方感到你其实知道，而且自己还一派无辜地嘀咕着失手了，好似真的什么也不明白，这样不也挺有意思吗？虚荣市场的骄傲就在于此。聚集在这个市场的，全都像贪婪抢食的猪，像发情的狒狒。论及渴求一切于己有利的欲望，没人能比这个市场的居民更强烈。故作奉献、谦让、侠义的姿态，企图伪装华贵秀逸的凤凰、天堂鸟的欲望，也没人能比这个市场的居民更激烈。就连讲这种话的我自己，也同样顶着病人的脸孔，表面上淡漠地对社会评价不屑一顾，实则内心如鬼面夜叉，为了驳倒敌人不惜花费十元巨资雇用私家侦探，把那个论敌的身世背景、学问、为人行事、病历乃至失败经历等个人隐私通通打听得一清二

楚，然后拿着那个当参考，巩固自己主张的论证。这是因果循环。

“我爱这虚幻又愚蠢的虚荣市场。我想一辈子住在这虚荣市场，做出各种无意义的努力，至死方休。”

懵懵懂懂试图统整虚荣之子这种概念之际，我发现一位了不起的同道中人，安东尼·凡·戴克^①。我看到他在二十三岁那年画的自画像。这幅画刊登于《朝日俱乐部》，附带美术研究家儿岛喜久雄的解说。

“画面背景是他惯用的暗褐色。浓密的金发卷曲蓬松地垂落额前。内敛地低垂眼帘的碧眼显得神经质又尖锐，充满官能诱惑的樱桃色双唇也相当惹眼。从细嫩如女子的皮肤下隐约透出美丽的血色，显得粉嫩如玫瑰。黑褐色衣服缀有雪白的领子与袖口，洗练地披着深蓝色丝绢披风。这幅画是在意大利创作，肩上垂挂的金链据说是曼托瓦侯爵的赠礼。”文中又说，“他向来是为了赢得完成后的喝彩才鞭策病弱之躯作画，他的作品是虚荣心的结晶。”想必应该是吧。公然把自己的脸孔描绘得如此美丽甚至堪称妖娆，而且八成会以高价把画卖给某位贵妇，一想到这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小毛头如此大胆无耻——我就充满强烈的厌恶。

① 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佛兰德斯画家。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的宫廷首席肖像画家。

败北之歌

日本有句俗谚叫作“死罪犯唱小曲”，形容一个坐在瘦马上带往刑场的死囚，死到临头仍不肯让自己显得落魄，故作轻松潇洒地在马上低吟小曲。据说这句谚语是在嘲笑别人死要面子不肯认输，但我总觉得，文学恐怕也是如此。废话不多说，就从身边的伦理问题谈起吧。如果我不提想必谁也不会说，因此我要谈以下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听起来或许好像是什么英雄式发言，不过，首先我就讨厌我的老母亲。虽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却无法喜欢她。她很无知。因此令人难以忍受。接着，我必须说我对《四谷怪谈》^①的伊右卫门深感同情。真的，如果妻子的头发脱落，整张脸红肿变形生疮流脓，而且还是个跛子，从早到晚只知哭哭啼啼，就算不是伊右卫门，恐怕也会想把家里的蚊帐拿去典当，整天在外花天酒地。接着，我想谈友情与金钱的相互关系，接着我还想谈师徒之间的礼仪，我想谈士兵……我有很多很多话题可以说，但我毕竟不想现在就被抓去坐牢，所以就打住吧。总而言之我想强调的是我没有良

① 《四谷怪谈》的故事舞台在江户的四谷町，主要描写贞妇阿岩因丈夫伊右卫门负心另娶富家女遭到杀害，阿岩遂化为厉鬼展开报复。

心。打从一开始就没那玩意。对鞭影的恐惧——换个说法也可称之为担心被社会排挤嫌恶的悬念、对监狱的憎恶，那种东西一般人似乎通常称为良心的苛责。谈到维护自我的本能，就连拉车的马与看门狗都有。但是同住上班族劝告我，不要装疯卖傻故意做出就日常伦理看来明显是胡闹的举动，也不要血气方刚地在世间传统守旧的地方肆意妄为。不！我振作精神在心中呢喃。我是要树立崭新的伦理。我要创造以美与睿智为基准的崭新伦理。凡是美丽的、伶俐的东西，都是对的。丑陋与愚钝的都该枪毙。问题是，这样站出来后，我究竟能做什么？杀人？放火？强奸？就算我浑身战栗地憧憬这些行为，我也完全做不到。我猛然站起，随即又颓然跌坐在地。这时上班族又出现了，对我强调认命与怠惰的好处。姐姐寄来愚蠢至极的信，劝我体谅老母亲的忧心好自为之。我快要疯了。怎样都无所谓，我偏要莽撞无谋地去做别人劝我别做的事。我走投无路肆意疯狂，最后的下场就是自杀与住院。而我的“小曲”似乎也将在这之后立刻开始。被带往刑场的死刑犯，随着瘦马摇摇晃晃，悠然哼着歌曲：“我是神的继子。我讨厌在事情未解决的状态下交由神来裁决。我只希望一切皆由自己亲手切割。神没有帮我任何忙。我不信神灵的启示。我是知性的工人。我是怀疑的高手。我故意将文章写得拙劣或故意写得无趣，我不畏神明，是个无依无靠的

孤儿。我已经清楚得不能更清楚了。啊啊，从这里俯瞰下去，大家都显得愚昧又肮脏。”虽然嘴上唱得热闹，咦，刑场已经近在眼前了。而这个男人也“肯定会在创造中惨痛又勇猛地步向没落”。查拉图斯特拉就在这时大刺刺地冒出来，补上这个无谓的注解。

某实验报告

人无法影响他人，同时，也无法被他人影响。

老年

我在某人推荐下，看了《花传书》^①。文中提到：“三十四五岁时，能剧的技艺正值巅峰。值此阶段，若能将这《风姿花传》的心得一一领悟，精通透彻。想必能得天下人肯定，声名远播。倘若这时得不到天下人肯定，名望也不如预期，即便技艺学得如何高

① 《风姿花传》（简称《花传书》）为室町时代的猿乐师世阿弥所作，根据亡父观阿弥的教导，以他个人多年习艺的观点谈论能剧艺术的历史、演技及种种心得。

明，也会被视为不懂真正奥义的艺人。如果不能领会能剧的精髓，过了四十岁后，技艺想必会退步，日子久了自然露出破绽。这是这个时期不够成熟的证据。因为技艺的进步大约到三十四五岁为止，退步则是从四十岁开始。如果到这个时候还未能赢得天下盛名，就不能说他已尽得技艺精髓……”文中又说，“到了四十四五岁时，表演方式会全盘改变。即便已赢得世间赞誉，掌握技艺精髓，身边最好还是有个优秀的演员当第二主角。纵然技艺没有退步，无奈年华老去，因此逐渐失去外形的魅力以及对观众的吸引力。若是绝世美男子或许另当别论，否则就算是容貌不错的人，上了年纪之后再素颜登台，只会惨不忍睹。从此在这方面一落千丈。是故从这年纪开始，就不该再演出过于精细的戏码。大抵只能表演符合自己年龄的能剧，轻松完成，不费力气，把更多的戏份让给第二主角，自己站在配角的立场低调演出即可。如果没有第二主角时，那就更不该表演精细繁复的戏码……”文中又说，“到了五十有余这个年纪时，除了诸事不做，已别无适当作法。所以俗话说‘老骥尚不如弩马’。……”

接着是藤村^①的说法。“芭蕉五十一岁过世。（中略）这让我

① 岛崎藤村（1872—1943）：日本浪漫主义诗人，后转向小说创作，成为自然主义代表作家。

很惊讶。我打从少年时代就一直认定芭蕉是老人、是老人，看来我这种想法不改变不行了。（中略）马场君也说，‘四十左右时，芭蕉就已以老翁自居了呢。’（中略）总而言之，我惊讶的是芭蕉原来比我这些年想象的模样年轻了十几二十岁……”

幸田露伴的文章最近虽遭到种种严厉批评，但那恐怕是不曾读过露伴的《五重塔》及《一口剑》这些早期佳作的人才会讲的话。

《玉胜间》^①也有以下的文章。“当今世人，似以为神社就该冷清才尊贵，殊不知古时神社之热闹盛况，眼见今世尊贵的老神社多半荒凉冷清，遂以为老神社本就是如此情状。”

不过，关于老人倒是有一点令我很佩服。黄昏的澡堂，有个老人独自在浴场的角落磨蹭。定睛一看，原来他正拿简陋的日本剃刀刮胡子。没有镜子，就在薄暮中从容不迫地动刀。唯有那一刻令我叹服不已。成千上万次的经验，教这个老人学会如何不照镜子单凭手感便可轻松刮去脸上的胡子。这种经验的累积，我们只能自叹弗如。这么一想，从此留神观察才发现，我的房东是位六十几岁的老先生，他也同样无所不知，比方说只有梅雨季节才可迁移植物，要驱除蚂蚁应当怎样处理，总之相当博学多闻。他比我们多过了四十几个夏天，多赏了四十几次花季，总而言之，等于多见识过四十几

^① 江户时代后期的随笔集，本居宣长着，共十四卷。